

第八章 魏晉南北朝書牘的評價及影響

第一節 歷代評論

書牘雖是一種人與人間的往來書信，但其有實用性，審美性及可欣賞性的價值，歷來深受文人所激賞。雖背景不同，文風上各異，但書牘中無論抒情、論理、敘事、寫景都有其特別獨到之處，引經據典，道古證今更能產生共鳴。使用華麗詞藻，和諧聲韻，更易震撼人們心靈。

書牘歷經千百年而不墜，至今且更發揚光大，細究其價值，除實用性外，更有其文學價值。且看歷代文人對魏晉南北朝書牘的評論。

一、抒情類書牘之評論

(一) 東晉·盧湛〈與司空劉琨書〉

清·王文濡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評曰：「傷別感離，攄其所抱，纏綿惋側，如聞其聲，所謂文生於情者，非耶？」¹

「纏綿惋側」是魏晉南北朝抒情書牘之特色之一，當代文人好用華麗悽惻言詞以修飾悲悽心境。「文生於情」是書牘寫作特色最好之例證，書牘文學展現之真摯情義，正是其他文學所不及之處。

(二) 東晉·劉琨〈答盧湛書〉

清·王文濡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評曰：「慨懷身世，哀與憤并，烈膽忠肝，鑄為文字，於清剛凌厲之中，而有哀惋蒼涼之致，恍若秋山虎嘯，暮樹猿吟，流於千載，猶有餘響。」²

此書牘駢、散間雜，語句整齊而多變，語言樸素自然，風格沉鬱凝重、悲壯蒼涼，在當時獨具特色。

¹(清)王文濡選註：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1年12月初版)，冊1，頁56。

²(清)王文濡選註：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1年12月初版)，冊1，頁55。

(三) 劉宋·陶潛〈與子儼等疏〉

清·王文濡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評曰：「與子之書，佳者難覯，不失之直，即失之浮。淵明詩文，善寫性靈，此文敘骨肉之情，尤得性情之真，詞質以達，情真以摯。讀之如涼風忽至，時鳥自鳴，此淵明所獨長，後世奚可企及。」³

文評讚陶潛擅於寫性靈詩文，同時也反映了書牘文學的特別在於「性情之真，詞質以達，情真以摯」令人讀之確有「如涼風忽至，時鳥自鳴」的感覺。

(四) 南齊·謝朓〈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〉

明·張溥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·謝宣城集題詞》評曰：「今反覆誦之，益信古人知言。雖漸啟唐風，微遜康樂，要已高步諸謝矣。」⁴

清·許榘《六朝文絜箋註》評曰：「通篇情思婉妙。絕去粉飾肥豔之習，便覺濃古有餘味。姿采幽茂，古力蟠注，乃六朝人真實本領。」⁵

清·王文濡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評曰：「齊、梁以後，文尚浮囂，玄暉特起，獨標風骨。此文華實並茂，悠然神往，潔比白雲在天，清比青江可望，是齊、梁體之矯矯者。」⁶

(五) 梁·簡文帝〈與蕭臨川書〉

清·李兆洛《駢體文鈔》曰：「薄錦零璣，把玩而已。」⁷

清·許榘《六朝文絜箋註》評曰：「風骨翹秀，須韻人辨之。」⁸

清·王文濡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評曰：「詞筆交輝，情文兼至，黯然別

³(清)王文濡選註：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1年12月初版)，冊1，頁61。

⁴(南齊)謝朓撰：《謝宣城集》見(明)張溥輯：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》(明崇禎間(1628-1644)太倉張氏原刊本)，頁1。

⁵(清)許榘編，(清)黎經誥注：《六朝文絜箋註》(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4年2月初版)，卷6，頁7-8。

⁶(清)王文濡選註：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1年12月初版)，冊1，頁62。

⁷(清)李兆洛選輯《駢體文鈔·牋牘類》(上海：世界書局，1936年仿古字版)，頁679。

⁸(清)許榘編，(清)黎經誥注：《六朝文絜箋註》(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4年2月初版)，卷7，頁5-6。

離之情，淒其懷遠之苦，均於言外見之。一起尤清雅絕倫，一結亦遺響未墜，寥寥百餘言，譬如渺渺滄波，瞻望匪極。」⁹

書牘寫得是別離之情，故看出「淒其懷遠之苦，均於言外見之」，「寥寥百餘言，譬如渺渺滄波」之浩瀚的可貴。蕭綱寫景則清新秀發，抒情則纏綿婉致，此為一篇情深詞麗的美文。

(六) 梁·簡文帝〈答新渝侯和詩書〉

清·許榘《六朝文絜箋註》評曰：「貌無停趣態有遺妍，眉色粉痕至今尚留紙上，設與美人晨粧倡婦怨情，諸什連而讀之，當如荀令，君坐席三日猶香。」¹⁰

清·王文濡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評曰：「風雅典則，卓爾不羣，雙鬢向光兩句，有歎老之意，九梁插花兩句，言和詩體製之高古，高樓懷怨至還將畫等，似指其詩中情事，而贊美其形容盡致，吹簫四句，即拋輒引玉之意。」¹¹

前人書牘中表露自己情感，常寓語於景或物，今人稱之含蓄或寓言。本文情感豐富，以詩寫作，此亦說明了書牘文體特殊，可詩、可賦、可散文、可駢文，可諸體雜陳之特點，無論何種文體，寫來情意真摯，都能令人感動不已。

(七) 梁·劉峻〈追(重)答劉秣陵沼書〉

清·許榘《六朝文絜箋註》評曰：「答死者書甚是創格，屬詞特淒楚纏綿，俯仰裴回，無限痛切。結得婉有味外味。」¹²

清·王文濡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評曰：「痛故人之淪亡，悲諍友人長逝，哀情自寫，淒韻欲流，末幅尤音節蒼涼，九原有知，當亦流涕。」¹³

本文為寫給已死朋友的信，追懷故人，哀情自寫，真有無限痛切，讀之令

⁹(清)王文濡選註：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1年12月初版)，冊1，頁66。

¹⁰(清)許榘編，(清)黎經誥注：《六朝文絜箋註》(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4年2月初版)，卷7，頁4-5。

¹¹(清)王文濡選註：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1年12月初版)，冊1，頁67。

¹²(清)許榘編，(清)黎經誥注：《六朝文絜箋註》(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4年2月初版)，卷7，頁7-8。

¹³(清)王文濡選註：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1年12月初版)，冊1，頁74。

人鼻酸。故評曰：「音節蒼涼，九原有知，當亦流涕。」文中用了許多對偶句和典故，以麗語寫濃情，在書牘中別具一格。

(八) 梁·周宏讓〈復王少保書〉

清·許榘《六朝文絜箋註》評曰：「情在景中，麗而不縛。婉轉流利。憤激無聊，不可一切，讀此則筆可擲，硯可焚矣。情款異常，語不靡激。」¹⁴

清·王文濡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評曰：「撫今追昔，泣別傷懷，前幅述離別，中幅憶往昔，後幅勉將來，因哀求樂，無樂非哀，語語皆強相慰藉之詞，亦語語有無限哀痛之意，恍見其握手河梁，相對隕涕之時，殆所謂情生文者耶。」¹⁵

書牘因係個人書信，因此用情也特別深厚，在本文中感受尤多。「語語皆強相慰藉，亦語語有無限哀痛，恍見握其手於河橋上，相對隕涕。」其情之真誰不動容，這就是真情才能催化出好文章的最好說明。

(九) 梁·何遜〈為衡山侯與婦書〉

清·許榘《六朝文絜箋註》評曰：「饒有風姿，含思宛轉，淡寫胸懷，深注感情，突出了夫妻分居，一日三秋不足為喻的主題。寄書閨閣，倩作固奇，而微笑餘香，代人涉想，尤為奇之奇者，水部風情，於斯概見。婉變極豔，情緒綿牽，當與陳·伏知道〈為王寬與婦義安主書〉、北周庾信〈為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〉並稱香奩絕作。」¹⁶

清·王文濡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評曰：「幽情宛轉，軟語纏綿，紙上猶存餘香，字裏如聞哀響，愁腸欲割，山非劍鋌，離緒頻縈，水成衣帶，言情之作，斯為獨絕。」¹⁷

¹⁴(清)許榘編，(清)黎經誥注：《六朝文絜箋註》(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4年2月初版)，卷7，頁14-16。

¹⁵(清)王文濡選註：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1年12月初版)，冊2，頁13。

¹⁶(清)許榘編，(清)黎經誥注：《六朝文絜箋註》(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4年2月初版)，卷，頁8-9。

¹⁷(清)王文濡選註：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1年12月初版)，冊2，頁3。

(清)李兆洛曰：「纖巧如翦綵宮花」。¹⁸

雖為何遜為衡山侯捉刀的閨房信，但何遜能揣摩他人之意，極盡能事，寫出「幽情宛轉，輒語纏綿，紙上猶存餘香，字裏如聞哀響，愁腸欲割，山非劍鋌，離緒頻縈，水成衣帶」言情之作，怎不是獨絕？

(十) 陳·伏知道〈為王寬與婦義安主書〉

清·許槿《六朝文絜箋註》評曰：「柔情綺語，黯然魂銷。幾回搔首，一聲長歎，淒絕媚絕。未免有情，誰能遣此。」¹⁹

清·王文濡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評曰：「輒語溫存，柔情綺膩。若置身溫柔之鄉。名花解語，游目羅綺之隊。美人坐談，受者讀之，當必愁眉不復顰，笑靨自然開。」²⁰

(清)李兆洛曰：「嬌嬈欲語」。²¹

這也是一封捉刀的書牘，同樣寫得柔情綺語，黯然魂銷。抒情書牘確切有「若美人坐談，受者讀之，當必愁眉不復顰，笑靨自然開」之真魅力。

(十一) 陳·陳後主〈與詹事江總書〉

清·許槿《六朝文絜箋註》評曰：「直抒胸臆，全不雕琢，由氣格清華，故無一筆生澀，不圖亡主竟獲如此佳文，我斥其人，我不能不憐其才也。情哀理感，能令鐵石人動心。」²²

清·王文濡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評曰：「清商迭奏，妙趣環生，山水風月，隨筆指麾，鴈鳥花葉，供其點綴，是文中之有天趣者。」²³

陳後主遺留後世哀傷之詩詞為後人常傳唱，他文學造詣高，筆力渾厚，又有才情，寫出「直抒胸臆，全不雕琢」及「情哀理感，撼動鐵石人心」之書牘

¹⁸(清)李兆洛選輯《駢體文鈔·牋牘類》(上海：世界書局，1936年仿古字版)，頁691。

¹⁹(清)許槿編，(清)黎經誥注：《六朝文絜箋註》(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4年2月初版)，卷7，頁13-14。

²⁰(清)王文濡選註：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1年12月初版)，冊2，頁11-12。

²¹(清)李兆洛選輯《駢體文鈔·牋牘類》(上海：世界書局，1936年仿古字版)，頁692。

²²(清)許槿編，(清)黎經誥注：《六朝文絜箋註》(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4年2月初版)，卷7，頁11-13。

²³(清)王文濡選註：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1年12月初版)，冊2，頁7。

實不足為奇。

(十二) 北齊·祖鴻勳〈與陽休之書〉

清·許榘《六朝文絜箋註》評曰：「哀亂之世能息心，巖岫甚不可多得，文亦幽峭玲瀟，饒有兩晉風力。曠懷雅量，彌率彌真。一清閒如此，一喧鬧如彼，不可以道里計矣。此一服清涼散耳，彼營營於名韁利鎖者，其肯嘗之否耶。非一味矯情，只是勘破名根耳，老年奔走宦途下知止足，讀此當顏變愧生矣。」

24

清·王文濡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評曰：「悠然神往，清雅絕倫，林泉山水之氣，蒼然迎人，沁人心脾，嚼之不盡讀之恍見其坐石撫琴，舉酒望月之樂，頓覺身外之富貴，皆成塵土，信乎隱逸之士，自有其真也。」²⁵

這是一封有隱世之念的書牘，道盡了喧鬧世俗之苦痛，急於尋求清靜世界以解脫之情躍然於紙上，文采並茂，讀之真有「恍見其坐石撫琴，舉酒望月之樂」。

(十三) 北周·庾信〈為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〉

清·許榘《六朝文絜箋註》評曰：「豔極韻極，恐被鴛鴦妒矣。」²⁶

清·王文濡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評曰：「丰神飄逸，意態輕盈，淡語傳神，言外見意，詞藻不多，而深情無盡，蓋其秀在骨，而不可以皮相者。」²⁷

此是一封與妻子書信，出自庾信之手筆，寫得極為艷麗婉約，深情款款，讀之令人愛不釋手。

²⁴(清)許榘編，(清)黎經誥注：《六朝文絜箋註》(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4年2月初版)，卷7，頁16-19。

²⁵(清)王文濡選註：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1年12月初版)，冊2，頁14。

²⁶(清)許榘編，(清)黎經誥注：《六朝文絜箋註》(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4年2月初版)，卷7，頁20-22。

²⁷(清)王文濡選註：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1年12月初版)，冊2，頁18。

(十四) 北周·王褒〈與梁處士周弘讓書〉

清·許梈《六朝文絜箋註》評曰：「觀宏讓答書，音節哀亮，同此一轍，所謂伯仲伊呂未可輕，為抑揚也。數語酸淒入骨，情何以堪。」²⁸

清·王文濡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評曰：「窮途歧路，不勝去國離鄉之感，悲涼慷慨，覺蘇、李五言詩，有此真摯，無此沉痛。」²⁹

(清)李兆洛曰：「情語可味」。³⁰

當人失去親人才憶起親人之可貴，流離他鄉舉目無親，才知家鄉之可愛。本文以數語就道盡淒苦，令人為之灑同情之淚，實非親身經歷不能為之。

二、論說類書牘之評論

(一) 魏·孔融〈與曹公書論盛孝章〉

明·張溥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·孔少府集題辭》，評曰：「東漢詞章拘密，獨少府詩文豪氣直上，孟子所謂浩然，非耶？」³¹

孔融為文華麗而有氣勢，筆調犀利。〈與曹操論盛孝章書〉中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時奮筆直書，無所顧忌，對賢才遭受迫害大聲疾呼，其惜才愛士的性格躍然紙上。書牘中成語典故信手拈來，滔滔不絕，文章詞彩飛揚，豪邁倜儻，典型地體現了作者的人格與文風。

(二) 魏·曹植〈與吳季重書〉

梁·劉勰《文心雕龍》評曰：「陳思之表，獨冠群才；觀其體贍而律調，辭清而志顯，應物掣巧，隨變生趣，執轡有餘，故能緩急應節矣。」

曹植有文才，七步為詩之機智令人讚佩，故以「體贍而律調，辭清而志顯，

²⁸(清)許梈編，(清)黎經誥注：《六朝文絜箋註》(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4年2月初版)，卷7，頁19-20。

²⁹(清)王文濡選註：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1年12月初版)，冊2，頁19。

³⁰(清)李兆洛選輯《駢體文鈔·牘牘類》(上海：世界書局，1936年仿古字版)，頁689。

³¹(漢)孔融撰：《孔少府集》見(明)張溥輯：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》(明崇禎間(1628-1644)太倉張氏原刊本)，頁1。

應物掣巧，隨變生趣」來形容此一書牘，這也是對曹植書牘的最佳評述。

(三) 梁·簡文帝〈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〉(〈與湘東王論文書〉)

清·王文濡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評曰：「玉徽金鎔，俗目見喫〈下里〉、〈巴人〉，郢中合聽。不言之煙墨，無情之紙札，正不知受卻幾許冤苦耳，言下正自慨然。至其指斥時尚，釐正文體，尤為顛撲不破之論。」³²

(四) 梁·丘遲〈與陳伯之書〉

明·張溥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·丘中郎集題詞》評曰：「遲文最有聲者，與陳將軍伯之一書耳。隗囂反背、安豐責讓、楊廣附逆、伏波曉勸，咸出腹心之言，示涕泣之意，不能發其順心，使之回首，獨希範片紙，強將投戈，松柏墳墓，池臺愛妾，彼雖有情，不可謂文章無與其英靈也。」³³

清·王文濡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評曰：「明之以順逆之理、嚴之以華夷之辨、動之以故國之情，莫不推勘入微，娓娓動聽，而妙態環生，清詞犇赴，抑揚合節，跌宕生姿，是之謂舌本有蓮花，腕下生冰雪。」³⁴

這是一篇論理書牘，撰文者以感人肺腑之言辭，並曉以大義，企盼能回首之心意躍然紙上。故評曰：「說之以順逆之理、華夷之辨大道理，動之以故國之情，並以推勘入微方式以感動對方」，使用了「妙態環生，清詞犇赴，抑揚合節，跌宕生姿」之文辭。這也說明了書牘文辭雖短，但「情真意摯」卻能一次道盡，用詞可莊可諧的之妙。

三、敘事類書牘之評論

(一) 魏·曹植〈與楊德祖書〉

³²(清)王文濡選註：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1年12月初版)，冊1，頁69。

³³(梁)丘遲撰：《丘司空集》見(明)張溥輯：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》(明崇禎間(1628-1644)太倉張氏原刊本)，頁1。

³⁴(清)王文濡選註：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1年12月初版)，冊2，頁4。

清·李兆洛《駢體文鈔》曰：「有波瀾，有性情。」³⁵

清·潘德輿《養一齋詩話》曰：「子建人品甚正，志向甚遠，觀其〈答楊德祖書〉，不以翰墨為勛績，詞賦為君子。」³⁶

本文透露了曹植文理清新透澈，文章好，志向遠，有高尚品格，不會因自己文章好而炫耀於人。讀其文，彷彿此人就在眼前令人深信不疑。書牘可以用於敘事，把事情說的清清楚楚，文體不拘，這正是他的好處。

(二) 魏·嵇康〈與山巨源絕交書〉

梁·劉勰《文心雕龍·書記》評曰：「嵇康〈絕交〉，實志高而文偉矣。」³⁷

明·李贄《李氏焚書·讀史》評曰：「此書實峻絕可畏，千載之下，猶可想見其人。」³⁸

清·王文濡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評曰：「一種疏懶病困，不合世用之概，罄情抒寫，天趣盎然，文亦水到渠成，不煩繩削而自合。」³⁹

此文說理透闢，語氣懇切，間雜諷喻之辭，字裏行間時時表露出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兀傲情緒，具有鮮明的個性。

(三) 魏·阮籍〈奏記詣蔣公〉

清·王文濡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評曰：「語質而氣宏，詞簡而意賅，讀之若親見其清狂不屈之概。」⁴⁰

評者對此書牘評語是言簡意賅，氣勢宏偉，就像親見阮籍本人清狂傲立不屈之模樣。書牘雖是書信，從其語勢用詞，仍然可以看出撰信者獨特之風格，怎不令人驚歎。

³⁵(清)李兆洛選輯《駢體文鈔·牋牘類》(上海：世界書局，1936年仿古字版)，頁665。

³⁶(清)潘德輿撰《養一齋詩話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)，卷2。

³⁷(梁)劉勰著，范文瀾註：《文心雕龍注》(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88年3月初版)，頁457。

³⁸(明)李贄撰：《李氏焚書》(明萬曆間(1573-1620)吳中刊本)，頁13。

³⁹(清)王文濡選註：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1年12月初版)，冊1，頁47。

⁴⁰(清)王文濡選註：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1年12月初版)，冊1，頁49。

(四) 西晉·孫楚〈為石仲容與孫皓書〉

清·王文濡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評曰：「敘述情勢，典重喬皇，勁氣直達，宏詞犇邁，勢若疾風迅雨，懾人魂魄。」⁴¹

本書牘有鏗鏘語辭，有堂皇典故，理直氣壯神態，讀之其人恍如就在眼前。這正是論理、敘事書牘之特色。

(五) 西晉·趙至〈與嵇茂齊書〉

清·王文濡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評曰：「憤氣雲踊，激情風烈，哀時嫉俗，假物而鳴。故其文亦偉詞鎔鑄，奇氣旁薄，殆有龍睇大野，虎嘯六合之概。」⁴²

評者雖是對趙至書牘之讚美，但確也說明了趙至書牘之特色。用「奇氣旁薄，殆有龍睇大野，虎嘯六合之概」來標榜書牘氣勢壯闊，真不為過。

(六) 東晉·王羲之〈報殷浩書〉

清·王文濡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評曰：「簡古渾樸，氣味淵然，雅與身分相稱。」⁴³

書牘可貴在於用詞不拘形式，可以「簡古渾樸」，也可以「華麗恻艷」，文氣可以「氣味淵然」也可以「萬牛奔竄」，本文寫得典雅細緻，故評曰：「簡古渾樸，氣味淵然」。

(七) 東晉·王羲之〈與吏部郎謝萬書〉

清·王文濡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評曰：「隱身避世，自樂其樂，水色山光，相與為侶。故其文清雅絕倫，蒼然有山水之氣。昔人謂柳子厚謫柳州，得

⁴¹(清)王文濡選註：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1年12月初版)，冊1，頁51。

⁴²(清)王文濡選註：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1年12月初版)，冊1，頁58。

⁴³(清)王文濡選註：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1年12月初版)，冊1，頁59。

江山之助，文字益工，觀此可以深信。」⁴⁴

「隱身避世，自樂其樂」，這是消極的表現，以為生命的意義是留名後世，富貴榮寵如雲煙，應過著鄉野恬淡生活的寫照。書牘中正透露出王羲之內心的秘密。

(八) 梁·昭明太子〈答湘東王求文集及《詩苑英華》書〉

清·王文濡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評曰：「游思綿眇，興會飆發，清新卓爾，力健且適。殆所謂麗而不浮，典而不野，足以當之。」⁴⁵

清·李兆洛《駢體文鈔》評曰：「書牘至此祇有龜華可采。」⁴⁶

清·王文濡評曰：「麗而不浮，典而不野」正是「華實並茂」之詮釋，辭麗而實，也是當代書牘文風之一。

(九) 梁·江淹〈與交友論隱書〉

明·胡之驥《江文通集彙註》評曰：「盡其書記翩翩，超踰琳、瑤。」⁴⁷

清·王文濡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評曰：「內秀而外嚴，意腴而詞樸，光采不露，簡古絕，是為文通之別體。」⁴⁸

這是一篇向朋友告白之書牘，他以親身經歷，體會了人生淒苦，向朋友道出了對社會的失望以及內心的苦悶，寫得意深言賅，語辭懇切。故清·王文濡評曰：「內秀而外嚴，意腴而詞樸，光采不露。」

(十) 陳·陳暄〈與兄子秀書〉

清·王文濡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評曰：「文過飾非，其舌可畏，妙語解頤，層出不窮。讀之如見其醉態朦朧，使酒罵座之時，舍人論文，於今猶有酒

⁴⁴(清)王文濡選註：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1年12月初版)，冊1，頁60。

⁴⁵(清)王文濡選註：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1年12月初版)，冊1，頁72。

⁴⁶(清)李兆洛選輯《駢體文鈔·牘牘類》(上海：世界書局，1936年仿古字版)，頁678。

⁴⁷(明)胡之驥註：《江文通集彙註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4年4月第1版)，頁3。

⁴⁸(清)王文濡選註：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1年12月初版)，冊2，頁2。

氣。」⁴⁹

本文寫得極為生動，雖相隔千年，讀其文仍如見其人。清·王文濡對此文以「讀之如見其醉態朦朧，使酒罵座之時，舍人論文，於今猶有酒氣」作評述實不為過。

(十一) 陳·徐陵〈與李那書〉

清·王文濡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評曰：「文至徐、庾，流風斯下。此文獨持風骨，不尚詞華，標句清新，發言哀斷，又復一氣舒卷，意態縱橫。蓋情摯而文自真，氣勁而筆斯達，雖未足追晉、(劉)宋之遺音，亦集中之矯矯者。」⁵⁰

本篇書牘風骨獨特，簡樸清新，一氣呵成。故讚曰：「氣勁而筆斯達，雖未足追晉、(劉)宋之遺音，亦集中之矯矯者」。

四、寫景類書牘之評論

(一) 劉宋·鮑照〈登大雷岸與妹書〉

明·張溥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·鮑參軍集題詞》評曰：「鮑文最有名者，〈蕪城賦〉、〈河清頌〉及〈登大雷書〉。《南齊·文學傳》所謂：『發唱驚挺，持調險急，雕藻淫豔，傾炫心魂。』殆指是耶。」⁵¹

清·許梈《六朝文絜箋註》評曰：「首述羈旅之苦，意多鬱結而氣自激昂。歷言形勝之奇。沉鬱語非身歷其境者不知。煙雲變滅，盡態極妍，即使李思訓(唐畫家)數月之功，亦恐畫所難到。驚濤駭浪恍然在目。句句錘鍊無渣滓，真是精絕。覽景述事意調悲涼。明遠駢體，高視六代，文通稍後出，差足頡頏，而奇峭幽深不逮也。」⁵²

⁴⁹(清)王文濡選註：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1年12月初版)，冊2，頁8。

⁵⁰(清)王文濡選註：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1年12月初版)，冊2，頁10。

⁵¹(劉宋)鮑照撰：《鮑參軍集》見(明)張溥輯：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》(明崇禎間(1628-1644)太倉張氏原刊本)，頁1。

⁵²(清)許梈編，(清)黎經誥注：《六朝文絜箋註》(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4年2月初版)，卷7，頁1-4。

清·李兆洛《駢體文鈔》評曰：「矯厲奇工，足與〈行路難〉並美。向嘗欲以此興求之，所謂詩人之文也。」⁵³

一封書牘，竟能將山水描繪的「煙雲變滅，盡態極妍，驚濤駭浪恍然在目」，讀其信，猶如看到一幅山水畫，書牘功能在此已被展現到最大之極限。

(二) 梁·陶弘景〈答謝中書書〉

清·許槿《六朝文絜箋註》評曰：「演迤澹沱，蕭然塵壒之外，得此一書何謂白雲不堪持贈。」⁵⁴

清·王文濡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評曰：「清氣迎人，餘輝照座，山川奇景，寫來如繪，詞筆高欲入雲，文思清可見底。」⁵⁵

山水被描繪得「清氣迎人，餘輝照座，山川奇景，寫來如繪」但寓語其中，妙不可言。

(三) 梁·吳均〈與宋元思書〉

明·張溥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·吳朝請集題詞》評曰：「〈與朱(宋)元思書〉盛稱富陽、桐廬山水，微矜摹擬，則士龍〈鄆縣〉、明遠〈大雷〉，波瀾尚存，謂之怪怒，殆以此哉。」⁵⁶

清·李兆洛《駢體文鈔》評曰：「巧構形似，助以山川。」⁵⁷

清·許槿《六朝文絜箋註》評曰：「掃除浮豔，澹然無塵，如讀靖節〈桃花源記〉、興公〈天臺山賦〉。此費長房縮地法，促長篇為短篇也。」⁵⁸

清·王文濡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評曰：「移江山入畫圖，縮滄海於尺幅，寥寥百餘言，有縹碧千丈，滄波萬頃之狀，可以作宗氏之臥遊圖，可以作柳子之山水記。」⁵⁹

⁵³ (清)李兆洛選輯《駢體文鈔·牋牘類》(上海：世界書局，1936年仿古字版)，頁674。

⁵⁴ (清)許槿編，(清)黎經誥注：《六朝文絜箋註》(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4年2月初版)，卷7，頁8。

⁵⁵ (清)王文濡選註：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1年12月初版)，冊2，頁6。

⁵⁶ (明)張溥輯：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》(臺北：文津出版社1979年8月初版)，頁4287。

⁵⁷ (清)李兆洛選輯《駢體文鈔·牋牘類》(上海：世界書局，1936年仿古字版)，頁684。

⁵⁸ (清)許槿編，(清)黎經誥注：《六朝文絜箋註》(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4年2月初版)，卷7，頁10-11。

⁵⁹ (清)王文濡選註：《南北朝文評註讀本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1年12月初版)，冊2，頁6。

以小簡寫山水綺麗風光。吐屬高雅，妙語如珠。縮百里江水於尺幅，用筆自然，描述生動。

(四)梁·吳均〈與顧章書〉

清·許槿《六朝文絜箋註》評曰：「簡澹高素，絕去餽釘艱澀之習。吾於六朝心醉此種。」⁶⁰

吳均〈與宋元思書〉、〈與顧章書〉兩篇寫山水的方法不同，前篇是寫乘舟飄蕩時的所見所聞、而後篇則寫立足山中某一點時眼中的山水，筆致輕倩而生氣貫注，兩篇書牘最足顯示其清拔的風格特點。

(五)梁·劉孝儀〈北使還與永豐侯書〉

清·許槿《六朝文絜箋註》評曰：「絕妙一幀，子卿歸國圖寫行役，景象酸涼滿目，惻愴之情都在言外。」⁶¹

第一節 對後世影響

中國古代文學，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是豐富多彩的，語韻理論的實現，更催化了文體美化的進展，使我國文學展現出無限之魅力。書牘體的文學經魏晉南北朝百年來之演變，後代在沉靜中承襲了它的成就，默默地接受了它的影響，現在就以文學史觀來探討它的價值和影響。

一、散文的光輝

魏晉南北朝是政權更疊的時代，此時文人的思想開放，已從儒家經學中走出，為文不以政教為本，而以文人的自我思想和觀點，更加文學化、個性化，是為文學而文學，表現出清新活潑的生命力。

⁶⁰(清)許槿編，(清)黎經誥注：《六朝文絜箋註》(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4年2月初版)，卷7，頁11。

⁶¹(清)許槿編，(清)黎經誥注：《六朝文絜箋註》(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4年2月初版)，卷7，頁9-10。

(一) 魏朝之散文

梁·沈約《宋書·謝靈運傳》曰：「三祖、陳王，咸蓄盛藻，甫乃以情緯文，以文被質。」三祖即是曹操、曹丕、曹叡，陳王即陳思王曹植。曹丕、曹植他們的文章向形式美發展，於是影響了晉以下的美文寫作。

- 1·曹丕—《文心雕龍·才略》曰：「魏文之才，洋洋清綺。」⁶²其散文寫得修飭安閑，尤擅長書牘，如〈與吳質書〉、〈又與吳質書〉尤為清新婉約、綿邈情深，是很有名的抒情散文，自此文學有其獨立的地位。
- 2·曹植—梁·劉勰《文心雕龍·時序》曰：「陳思以公子之豪，下筆琳琅。」⁶³如〈與吳季重書〉、〈與楊德祖書〉都是代表作，其散文除講究文采，亦注重字詞搭配、音節和諧，有了駢偶的傾向。
- 3·孔融—他的散文特點是氣勢旺盛，辭采飛揚。《文心雕龍·才略》評曰：「孔融氣盛於為筆。」⁶⁴如〈論盛孝章書〉，此書牘文中云：「歲月不居，時節如流。五十之年，忽焉已至。公為始滿，融又過二。海內知識，零落殆盡。」以整齊的四言寫成的對偶句，促進了對駢文的發展。
- 4·嵇康—最有名的一篇散文是〈與山巨源絕交書〉，此書牘文辭清峻灑脫、不加雕飾、隨意揮灑、說理透闢，痛快淋漓盡致。其中間雜諷喻之詞，時時表露出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兀傲情緒，在玩世不恭中顯示出作者的剛腸傲骨，嫉惡如仇孤高自負的品格。他的自然文風對後世散文發展影響深遠，如梁·江淹〈與交友論隱書〉就是仿造他的寫作方式。

⁶²(梁)劉勰著，王更生注譯：《文心雕龍讀本》(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9年9月初版)，下篇，頁320。

⁶³(梁)劉勰著，(清)范文瀾註：《文心雕龍注》(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88年3月初版)，頁673-674。

⁶⁴(梁)劉勰著，(清)范文瀾註：《文心雕龍注》(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88年3月初版)，頁699。

(二) 晉朝之散文

晉、劉宋間之散文，以陶淵明最為有名，其淡雅不濃豔，尚自然，如〈與子儼等疏〉文中自述生平，恬退不仕，與世無爭的心境，影響後世自然派之散文，以唐·白居易最為近之。⁶⁵

二、寫景書牘的魅力

劉宋·鮑照〈登大雷岸與妹書〉一文震撼了當代文壇，開創了書牘寫景新文體，其後多人仿效，以書牘大量寫景是首創，於文風靡弱的南朝，更屬難得。鮑照以自己的才情在當日的文壇上開闢了一塊新的園地，使得光顧這片園地的人們呼吸到清新的空氣，從而受到了鼓舞與振奮，對於後來寫景文，如梁·陶弘景〈答謝中書書〉、梁·吳均的〈與宋元思書〉、〈與顧章書〉等書札及北魏·酈道元的〈水經注〉，乃至於柳宗元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。

梁·吳均〈與宋元思書〉、〈與顧章書〉俱以小簡描寫山水，吐屬高雅，妙語如珠，移山入畫圖，縮滄海於尺幅，可以作宗氏之臥遊圖，可以作柳子之山水記，小品文之特色，於此表現無遺。⁶⁶

三、詩歌理論的發酵

齊、梁之際，文人們擅長辭句的整對和精工，梁·沈約〈答陸厥書〉，在詩歌理論上的主要貢獻是倡導聲律說，當「四聲」明確建立後，遂使文壇上產生了革命性的變化

，新變體於焉產生，使當時各種文體的形式發展愈臻精美，也增強了藝術效果。如《梁書卷四十九·列傳第四十三·文學上·庾肩吾》曰：

齊永明中，文士王融、謝朓、沈約文章，始用四聲，以為新變，至是轉拘聲韻，彌尚麗靡，復踰於往時。⁶⁷

⁶⁵陳柱著：《中國散文史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91年3月臺八版），頁177。

⁶⁶張仁青撰：《中國駢文發展史》（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1970年5月初版），頁369。

⁶⁷（唐）姚思廉《梁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3年5月第1版），頁690。

在文學作品上，文辭講求音節諧美，用辭婉約清麗，在語言上力求精美清新，對一代文風影響極大，許多文學作品率相採用，並為隋、唐以後各朝各代絕、律詩的形成開拓了一道新道路，其功厥偉。

四、性靈小品文的開創

梁·陶宏景〈答謝中書書〉吳、陶兩人的短作，重在自然景觀的描寫以表現士大夫的生活情趣。這種寫作追求，上承王羲之、陶淵明、鮑照和江淹，在六朝時代這類作品雖然還只是幾朵浪花，但卻是一個良好的開端，到了後來，經蘇軾發展，明代公安三袁，終於形成了獨抒性靈，小品文寫作的洪波巨瀾。



